

阿娇皇后

上

凌嘉
作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西汉孝武皇后陈阿娇，
千古一帝刘彻曾许她
“金屋藏娇”之诺。
然其言犹在耳，伊人却落得
“夜曼曼其若岁兮，怀郁郁其不可再更。”
刘彻、卫青、桑弘羊、
伊稚斜、霍去病，
不只一场梦中醒不来的梦……



引子

“奶奶、奶奶，孙儿肚子疼！”

一个幼童推搡着正在树荫下午睡的老妇人，老妇人睁开和蔼的慈目，抓住孙儿的小手腕，把脉后说道：“坏小子，又想让奶奶帮你骗先生逃学吗？”

小男孩甜甜笑着，钻入老人的怀中：“奶奶最好了，奶奶一定会帮我的，您医术高明，您说我生病了，父亲和先生一定不会怀疑的！”

身穿锦缎，但头上仅挽了个朴素圆髻的年湘望着古灵精怪的孙子问道：“那你先告诉奶奶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想上学？”

“先生教的东西我都背熟了，今天去了也只会打瞌睡。”

年湘点点孙儿的小鼻子说：“知道你聪明，但奶奶要问的不是这个。”

小男孩依旧在奶奶怀里依偎着，他趴在年湘耳边说：“明天是爷爷的生辰，我跟妹妹说好要去镇上给爷爷买寿礼，你不要告诉爷爷啊！”

这小子真有心，年湘很宽慰。

“你去吧，你父亲那里我跟他说，但是晚上回来我要检查你的课业，如果不会，别怪奶奶罚你抄书了。”

小男孩在树荫下欢呼雀跃，而后清风一般向府外跑去。

年湘看着孙子朝气蓬勃的样子，心中非常甜蜜，她这一生幸福美满，不知羡慕多少人。她来到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年代已经六十余载，虽然年轻时遇过很多不幸，但是看到如今子孙满堂、家庭幸福的景象，她觉得以前受过的所有的苦都值得了。

正回忆着，一个丫鬟碎步跑来禀报：“老夫人，太子亲自替皇上给老爷送寿礼来了，老爷问您要不要到前厅去。”

年湘摆摆手说：“我不去凑热闹了，让他们父子两个去忙吧。除了霍将



军，谁来了都不必通报我。”

小丫鬟刚应了一声，就听到另一个略显苍老但依旧康健的声音传来：“哈哈，说得巧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去病，过来坐，快一年没见了，今天是陪太子过来的吗？”

身形伟岸、鹤发童颜的霍去病抖抖身上的铠甲，和年湘一起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，点头回话说：“是呀，都一年没见了，大哥和你身子还好吗？”

年湘点点头：“当了一辈子大夫，我的身体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倒是茗丫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霍去病脸色有些沉重地说：“还是老样子，拖了这么多年，迟早有那么一天，不过我和我爹之间有承诺，我和茗丫倒也不怕。”

经他这一说，年湘才想起霍去病的真正身份，年轻时的记忆也渐渐拼凑到一起……

霍去病的父亲是阎君，就是那位掌管人间生死的后土大帝，这话说给别人听只怕没人相信，可是事实就是如此，年湘也见过阎君，以及那个时候还未转世成为霍去病的小阎君。

发生在年湘身上的事情说起来也让人费解，不过她自己亲身体验从二十一世纪回到千年前的汉朝，并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再匪夷所思的事情对她来说也变得不难理解了。

年湘能够回到汉朝，那是因为她与汉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她的前世便是西汉的孝武陈皇后陈阿娇！准确地说，没有回到大汉时的年湘只是陈阿娇转世的三缕幽魂，而她被阎君招回大汉便是为了挽救自己被巫蛊迫害的灵魂！

“年湘、年湘？”

见她想事情出了神，霍去病多唤了两声才将她喊醒。

“想到什么事情了，这么出神？”

“只是想到了一些往事，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，一转眼我们都成老骨头了，孩子们都成家立业，这么大了！”

霍去病笑着说：“你还是喜欢想那么多……走吧，跟我一起去前面见见太子吧，听说皇上还让他带了口信给你，你总是要见的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看来我想偷懒都不行。行，你先去，我换身衣服就到前厅去找你们。”

霍去病大步走向前厅，而年湘则由小丫鬟扶着，慢步向自己房中走去。

001. 前生今世

“湘湘，帮我看一下包包吧，我去拍个照就回来！”

一个容颜明丽的女子接过同伴手中的包袱，微笑着点点头，她就是被同学称之为“好人湘”的中医专业的研究生年湘。她正和同学一起在被称为“牡丹之都”的洛阳旅行，以庆祝即将结束的硕士课程。每当想到毕业后马上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医师，就让她激动不已。

年湘抱着同学沉重的旅行包靠着一旁的花坛坐下，欣赏着四周盛开到让人觉得奢华的牡丹，不由感叹：“果然是花中之王！”

一支老年旅游团从年湘身边走过，她听见导游响亮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：“……这座天香园是洛阳最大的牡丹园，前不久考古学家从园主墓中出土了许多书简，经过初步分析，专家推测天香园初建于西汉时期，这一推测若被证实，那么就会将洛阳栽培牡丹的历史大大提前。大家请看前面花坛中的石碑，这极有可能是园主为纪念心中至爱之人而建……”

年湘好奇地随着导游所指的地方看去，一块普通的长形石碑竖在绚烂的牡丹丛中，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，可是看着看着，她只觉得导游和周围的嘈杂之声愈渐愈小，直到最后，她什么感觉也没有了……

待年湘逐渐恢复知觉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牡丹园中，而是正躺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的床上！

她正要起床，突然脑袋一阵剧痛，无数思绪在她脑袋中飞转，很多她不知道的记忆突然冒出来，从这些记忆中判断，这些记忆似乎应该属于一个叫做方芳的西汉女子，但是……为什么会钻入她的脑袋中？

强忍着疼痛，年湘爬下床，在房中查看着，希望知道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事。当她的目光触及桌上的铜镜时，她的神经猛地绷紧了，铜镜中正盯着她的那个女子纤细柔弱，一头乌发长至腰际，和年湘本该有的感觉完全不同！她惊慌地走近铜镜，希望从模糊的铜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可是……镜中出现的却是一个柔弱女子满脸惊慌的样子！

年湘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结合她脑袋中突然多出的记忆，她终于



意识到自己穿越了历史，回到了西汉年间，并附身到了一个叫做方芳的病危女子身上！当年湘想通这一点时险些晕了过去，这样奇异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，让她如何接受？

千万个疑问在她脑海中旋转，脑袋越来越疼，直到最后，她终于昏了过去！

在梦中，一个挂着“冥王地府”大牌匾的厅堂中端坐着一个威严的大叔，他对年湘喊道：“找到陈阿娇，解救你自己……”

迷雾突然遮住年湘的眼睛，待她再看清楚时，眼前的景象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华丽宽敞的宫殿中，一个红衣女子对着镜子独坐，嘶声哭喊道：“为什么……我的彻儿为什么不相信我……”

女子的哭喊声直透年湘的心底深处，她一个激灵惊醒了，惊慌地坐起身，发觉刚刚她只是做了个梦，可是那个梦却让她觉得十分熟悉，仿佛……似曾经历过……

当她正茫然地思考着陡然发生的一切，一团黑雾在她面前渐渐显现，凭空里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！还好这个男人正是年湘梦中出现的那个人，否则她只怕这一秒就尖叫了出来！

这个气质不凡的中年大叔站在年湘面前，而她的右手旁，跪着一个十分阳光帅气的少年。

“这是哪里？你们是谁？”

中年大叔叹了口气，眉头紧锁着说：“我是地府的阎君，掌控人间生死轮回，这是我儿子小阎君。”

年湘的喉结动了动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大叔继续说：“你现在只是俯身在他人身上的一缕幽魂，你必须去解救你的前世孝武皇后陈阿娇，否则你们都会魂飞湮灭！”

年湘只觉得一股寒气升上来，打了一个激灵！

阎君见她紧张，安慰说：“你放心，你只要去长安，提前拯救了陈阿娇的靈魂，你们便都会安然无事，我的儿子小阎君会帮助你的！”

她和阎君身边的俊颜少年对望了一眼，都不知说什么好。

年湘此刻是木然的，她好端端地游着牡丹园，却突然遇到这么一堆难以置信的事情，她完全茫然！

“看来……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”年湘无力地说着，在这种事情面前，

她除了妥协,还能怎样呢?

阎王见年湘答应了,欣慰地带着小阎君消失在黑雾之中。

年湘侧头又看了看铜镜中清秀的面容,叹气说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从今就由我来照顾你的身体吧!”

年湘在现世是一名孤女,在福利院中长大,她现在附身的方芳也是一名孤女,只不过比年湘更惨,方芳还有一对抢她遗产并折磨她的叔叔婶婶!

年湘没做细想就逃出了那个家,踏上了进京的道路!可是,难题随之降临……

“哎,身无分文我该怎么去京城呀!”

年湘苦恼地想着这个问题,突然灵光一现,她拍下自己的脑门说:“我七年的中医难道是白学的吗?”

初来乍到,她将一切都想得太容易了,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医术沿路问诊,总能养活自己,却不想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她!

年湘忽略了时代因素,这个年代的人不会让一个女子来给自己医病的!

就在她顶着烈日、饿得两腿发软时,一个中暑昏倒在路边的老人给他带来了第一笔诊金。这个老人是邻村的一个小地主,在得到年湘的救助并恢复意识之后,他给了年湘丰厚的报酬,这让年湘兴奋不已,她终于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!

一路坎坷,就这么走了大半年,从夏天走到秋天,从秋天走到冬天,如今总算是走到了长安的城门前!她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城墙下面,仰望着青黑的石壁,这伟岸的城墙之后就是西汉伟大的都城长安了!

年湘深吸一口气向城中走去,虽然她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进入皇宫,她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见到自己的前世,但是她知道,路在脚下,勇敢向前进是她现在唯一能做的!

长安——西汉的都城,正如年湘所想,城中果然一片繁盛,连寒冷的冬季也不能削弱它热闹的气氛!

她毫无目的地走着,摸摸自己腰中已经所剩无几的盘缠,接下来的日子可该怎么过呢?在这寒冬的夜晚里,难道要上演一出西汉版本的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吗?

正在年湘踌躇之际,一阵铜锣的喧闹声引起了她的注意,她随着蜂拥



过去的人群来到了一个街口，只见几个穿着铠甲的侍卫站在高台上，抖出一张黄色锦缎贴到墙上。

竟然是发布皇榜！

年湘吃力地看着不好辨认的文字，读了半天总算明白了皇榜的大意：太皇太后病重，御医束手无策，皇帝要在民间招名医进宫救治。

看着眼前的皇榜，年湘只觉得自己心跳得极快，是机遇吗？她以为进宫会很困难，没想到现在机会就来了，难道是阎君给自己制造的机会吗？

想到这里，年湘赶紧挤到前面去对高台上的护卫喊到：“我要揭榜，小女子请命为太皇太后诊治！”

周围安静了下来，围观的众人 and 护卫都奇怪地看着她，一个领军样子的人走向她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娘，你才几岁，不要开玩笑。”

年湘心中感到无奈，她所附身的这具身体大概只有十六岁，加上身量很小，看起来真的就是“小姑娘”。但是她仍旧不屑地说：“请大人相信我，我真的能行。皇榜上并未规定年龄、性别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揭榜？”

领军被她说得无话可驳，但依旧觉得像儿戏一般，若让皇上以为他们敷衍差事，他可担当不起。

“不行、不行，你别胡闹，快下去！”

年湘见几个侍卫要赶自己走，心急得不得了，却毫无反抗的余地。

“就让我试试吧，求你了侍卫大哥……”

年湘不顾面子的向侍卫喊去，但是领军却毫不动摇。正在年湘要绝望的时候，一个身穿黑甲、头戴白羽头盔的将领出面制止了正驱赶年湘的几个侍卫。

围观的众人一片哗然，年湘从他们的话中大概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会惊讶，这个装束不一样的将领，正是最受皇帝器重的羽林军士兵！

“姑娘有自信能够医好太皇太后的病吗？”羽林士兵问到。

年湘看着这个男子，暗自对自己说，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，一定要抓住！

她学着电视上的文人抱拳作了个揖，然后厚着脸皮吹嘘到：“太皇太后所患何病需要诊治过后才知道，但是小女子却自信比宫中的那些太医见识要广，他们会治的我一定能治，他们不能治的，我说不定也会治。”

士兵看着年湘作揖的举动差点笑了出来，又想到她刚刚在集市中大叫

的样子,觉得这个姑娘十分与众不同,也许真是奇人异士也不一定。

“听姑娘口音不像京城人士,可有人为你作保?不然我们也不敢随意带不明人士进宫。”

年湘皱眉说:“我今日才到京城,哪里找得到人给我作保,就没有其他法子吗?”

羽林士兵见她满脸纯真的样子,故意吓唬她说:“也不是不能带你进宫,但是在诊治过程中,太皇太后稍微有些什么意外,你就会被当作刺客处斩,你可想好了?”

年湘心中惴惴不安,这可怎么办,关乎脑袋的大事呀!犹豫了一下,她最终还是咬牙说道:“我不怕,我还是要揭皇榜!”

羽林战士赏识地看向年湘,心中称赞着这个小女子勇气非凡,果真不是一般人!

“何萧,带她进宫吧。”羽林士兵吩咐着之前的那个领军,于是叫做何萧的侍卫就取下皇榜,带着年湘在众人的议论喧嚣声中进宫了。

年湘回头对羽林士兵笑了笑,虽然不知道前路是喜是忧,但她很感谢他为自己提供了这次机会!

身穿黑甲的士兵看着年湘消失的背影,突然觉得今日的自己太过反常,竟然会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进宫给太皇太后治病,皇上知道了,会怎么想呢?士兵摇头笑了笑,想必是自己平时太过严谨了,此时相信那女子一次又如何呢?太皇太后的病的确拖不得了呀!

前往未央宫走去的年湘紧握着手中的皇榜,只觉得心中沉甸甸的,这可是拿性命在赌博啊!深吸两口气,她追上前面大步前进的侍卫。不管了,已经没有退路了,一定要相信自己,两千年的医学累积可是不容小视的!

002. 我真的是大夫!

未央宫。年湘第一天到长安就顺利走进了未央宫,她跟在快步前进的御前侍卫身后,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座历史上著名的宫殿。

年湘自认为是见过大场面的,北京的故宫以前也去过很多次,但是此



时她跟在侍卫身后,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,看着四周什么都觉得新奇!这大汉皇宫真就如史书上所说的一样“青琐丹墀,金铺玉户,黄金碧带,极为富丽壮观”,也只有身临其境时,才能真正的体会到那种感觉、那种震撼!

侍卫们听到年湘不时发出“诶”、“呀”、“啊”的惊奇感叹声,终于忍俊不禁。小队长何萧看着年湘想到,这女孩分明就是小孩子一个,难道真的就让她去送死吗?

何萧想来想去,于心不忍地问:“你真的有把握治好太皇太后的病吗?治不好可是要砍头的!”

年湘见他担心自己,心中感激。

“治不治得好试过才知道,侍卫大哥不要为我担心。”

何萧摇摇头,继续带她往皇宫深处走去。

他们转眼就走到了未央宫的前殿,年湘被安排在一间侧殿里等候,何萧带着其他侍卫走了。她坐立不安地在侧殿里等了很久,没有听见人召唤,她想问问侧殿里的两个小公公到底要等多久,可是小公公一直摇头,什么都问不到。

正在年湘以为自己被全世界所遗忘的时候,一个年长一点的公公走了进来,尖声问道:“你就是揭皇榜的人?”

年湘赶紧说:“正是民女。”

这个公公是新帝刘彻身边的大公公常融,他上下打量着年湘,心中想到,何萧说的真没错,竟然让个小丫头揭了皇榜,如果治好了病一切好说,治不好,陛下定要严惩,要不然皇家威严往哪搁?

他冷哼一声,说:“跟杂家来吧。”

常融将年湘带到宣室殿,刘彻此时正在殿里翻看着案上的竹简。

常融在殿外低声对年湘说:“见了陛下,要懂礼仪,知道么?”

年湘心中忿忿,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?电视剧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了!虽然心中是这么想,但是她还是压抑着说:“多谢公公提点,民女自当小心。”

常融见年湘态度恭敬,心里对她的印象才改观了一些:“跟我进来吧。”

走进了宣室殿中,年湘一直低着头,只在刚进门时隐约看见书桌后有一个端坐的黑色身影。才看见这个身影,年湘便觉得呼吸紧张,真不知道是因为这威严的宫殿太压抑,还是那肃杀的帝王之气太骇人!

年湘在还有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了脚步，常融一直走到刘彻跟前禀报道：“陛下，揭皇榜的人已经带来了。”

“民女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！”

年湘很及时地叩拜了下去，她心里无比清楚地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皇上是万万不能得罪的！

刘彻听到案下传来清脆且略显稚嫩的声音，眼睛才从书案中抬起来，饶有意味地看着跪在下面的年湘，嘴角浮出一抹不明意味的笑。

“是你揭了皇榜？”刘彻问到。

“回陛下，正是民女。”年湘规矩地回答着。

刘彻一笑，说：“你真是大夫吗？”

“民女现在还不是，因为大家说女子不能做大夫。”

出乎刘彻的意料，年湘竟然会这么回答，这让刘彻看向年湘的眼中又多了一丝玩味。

“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年湘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民女现在虽然不是大夫，但是请陛下相信民女有医病救人的本事，请陛下让我一试！”

刘彻握了握手中的折子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，哪里人？”

“民女年湘，年十六，江夏郡西陵人士。”

刘彻随即对常融说：“准备车驾，去长乐宫。”

常融惊讶地问：“陛下现在去看望太皇太后？”

刘彻带着笑意指着年湘说：“我要看看她到底有何本事。”

常融赶紧说：“奴才这就去准备车驾。”

年湘坐在帝撵后面的一辆小车当中，随着刘彻一起往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前去。她此时坐在车中，才感觉到冷汗已经浸透了里层的衣服。为什么刘彻在不知不觉中就给人这样强迫的压迫感？

车驾行了不久就到达了长乐宫，外面的小公公催促着她下车。

年湘赶紧爬下马车，跟随着前面黑色的身影，一起走进了长乐宫。

宫中的大床旁坐了两个妇人，看见刘彻带了个年轻女子过来都十分惊讶。

刘彻向她们问了好之后，就坐到绶罗环绕的大床边，握着床上老人的手说：“奶奶，姦儿来看你了。”



这老人想必就是太皇太后了。

太皇太后轻哼了几声，未能说出一句话来，气息极是凌乱。

刘彻转而对床边的妇人说道：“母后，朕张皇榜为奶奶从民间请了为郎中，这就让她来给奶奶看看吧？”

王太后轻轻点了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年湘，问：“就是这个姑娘？”

刘彻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“民女参见太皇太后，太后。”

“起吧。”

太皇太后病重不能说话，王太后命年湘起身，又多看了她两眼。

王太后旁边的另外一位妇人，一直皱眉看着年湘，心里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。这人正是陈阿娇的母亲，馆陶长公主刘嫖，她和陈阿娇一样，最见不得的就是刘彻亲近其他女子。

她语气冷冷地对年湘说：“你最好能治好太皇太后的病，要不然……哼！”

虽然她语气很不好，但是年湘一点也不介意，再怎么，刘嫖也是她前世的母亲！

刘彻见年湘还未答话。就说：“她自己说能医好，若治不好，治她的罪就是了。”

刘彻说着，示意年湘过去给太皇太后医病。

馆陶长公主一直狐疑地看着刘彻和年湘，猜想着刘彻是否想借用这个机会又收一名女子入宫，一个卫子夫已经够让他们陈家头疼的了，她绝对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卫子夫！想到这里，馆陶长公主愤恨地瞪了眼年湘，刘彻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淡漠地笑了下。

宫女早已经将帷帐放下，搬来圆椅置于床前。年湘领命，到床前搭上太皇太后的手腕诊治起来。她见太皇太后手指甲已经发紫，又微微侧头，仔细的听着帐内传出的呼吸声。半晌，她转身问刘彻：“陛下，医病讲究望闻听切，民女可否请侍女掀起帷帐，以观太皇太后的气色？”

刘彻用询问的眼光看看王太后和馆陶长公主，王太后平和地说：“都是女子，无妨，掀开吧。”

年湘见太皇太后的口唇和指甲一样，出现紫绀现象。又伸手轻轻按压她的胸部，发现她的胸腔位置已经略微鼓起。年湘点点头，看来是肺气肿的

早期现象。

“回陛下，民女已经清楚太皇太后的病症，这就开方。”

刘彻眉毛一挑，说：“你真清楚了？说说看怎么回事，太医院的一些无能之辈怎么就不会医？”

年湘心想，汉代的医术能跟两千年后比吗？你的御医一辈子见过的病都没我本硕七年在书上学到得多，能比吗？

想归想，她还是好好的回答，说：“民女斗胆猜测，太皇太后定是在入冬之时身感风寒，之后才恶化至此。”

“正是！”

王太后少有的激动说到，两眼不断重新打量着眼前的女子。

“太皇太后所患病症称作肺气肿，是因为风寒而引发了呼吸困难、咳嗽、乏力等一些列症状，最开始若只当寻常风寒来医治，并没有任何效用，只会让病症加重。待民女开下药方之后，慢慢调养，身体自然会好。”

年湘没办法给他们解释什么叫做呼吸道疾病，只能面上乱说一点，应付了事。

正在这时，床上的窦太后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脸顿时涨得通红。

众人赶紧围了过去，年湘心叫糟糕，老年人的呼吸最容易被浓痰堵住，此时这里一没药，二没道具，这可怎么办。

年湘突然想起以前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偏法子，赶紧抽下自己头上的玉簪子，用大头的那端在灯油里沾了，往窦太后的嘴里伸去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！”

馆陶长公主一声怒吼，惊得年湘一颤，但是看到窦太后呼吸越来越急，眼见就喘不过气来，她也顾不了其他人，扑上前，扒开窦太后的嘴，就向内掏去。只一下，太皇太后一阵干呕，再咳了两下，就将一口浓痰咳了出来，连神智也微微清楚了一些。

“大胆刁民，竟然敢对太皇太后无礼！”馆陶长公主生气地吼到。

年湘两眼无辜地看向刘彻，刘彻笑笑对长公主说：“姑妈不要动怒，她这不是救了奶奶么？”

王太后面上淡淡地看着年湘，看不出表情，馆陶长公主则满眼愤怒地看着她，年湘只觉得锋芒在背，想快点逃离。

“你起来吧，快点写药方好去煎药。”刘彻见长公主不再责难，赶紧让年



湘起来。

年湘写了医方交给宫人之后，赶紧随着刘彻回到了未央宫的宣室殿。

医务小贴士：肺气肿

肺气肿是缓慢发生的，早期无症状，或仅有咳嗽、咯痰，病变发展后，可在运动后感到呼吸困难、气短，继续发展则逐渐力不从心，难以胜任日常工作。随着病变的加重，患者在休息时亦感到呼吸困难，有的口唇和手指甲、脚趾甲呈紫色，医学上称之为紫绀。冬季出现畏寒、发热、咯脓痰、食欲减退、全身乏力和上腹饱胀等症状。时间长了，胸廓前后径变大，肋间隙增宽呈桶状，也叫桶状胸。

003. 单方面的真爱

刘彻一改态度，冷冷地看着年湘，说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在医术上就有此成就，连太医院的老御医都不及你了。”

年湘心知不好，刘彻一直受窦太后的压制，到现在还不能掌握大权，如今窦太后得病，正是他掌权的好时机，但是年湘轻易治好了窦太后的病，就如同破坏了刘彻的好事。

她赶紧说：“民女惶恐！民女只能解太皇太后一时之忧，却无法根治，油尽灯枯之势已经无法逆转，恕民女妄言，纵然有神仙下凡，太皇太后也坚持不了几年了。”

窦太后如今已经年欲古稀，按照眼前的病情和历史的记载，窦太后的大限的确也就在这几年了。

刘彻听完年湘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说：“你可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吗？”

“是，民女知道。”

刘彻知道窦太后不能长久，心中虽然难免有些悲伤，但是仍旧心情仍然大好，看来离自己掌权的日子亦不远了！

刘彻轻松地说道：“你这次医治太皇太后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”

问到赏赐，年湘仔细想了想，伏首拜倒，“民女请命进入太医院，愿为陛下效命！”

年湘想了很多，她想改变陈阿娇的命运，却不想和刘彻有什么瓜葛，在帝王身边，终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的。陈阿娇的悲剧，又何尝不是刘彻亲手造成的呢？唯有成为太医，一方面能够帮助阿娇，另一方面又不用处处受制于刘彻，倒是个好选择。

刘彻愣了一下，虽然早就想到她不会单要金钱赏赐，但是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要官来当。太医院的御医虽只是小小的内官，但怎么也是朝廷命官，而至今还没见过有女子当官的事情。

刘彻笑着走上前，蹲在还伏在地上的年湘面前。

年湘由于在给窦太后化痰的时候将玉簪给拔掉了，所以头发便披散了下来，到后来也一直没有时间去收拾，便任由它垂着。现在她伏在地上，黑黑的长发顺势溜下肩膀，铺在了地上。刘彻抓起一缕地上的长发放在手心，说：“你就这么想进宫？要不就做朕的妃子，如何？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刘彻玩性突起，就是想戏弄下眼前的女子，不知她会有什么反应。

年湘万万没有想到刘彻会说这样的话，惊惧地抬起头，正好碰上了他深邃的眸子。她直视着刘彻说：“请陛下不要戏弄民女，民女只想为治病救人而已。”

刘彻大笑着站起来，说：“想治病救人到皇宫来做什么？外面有大把的病人等着你救，何必跑这未央宫中来？”

年湘又伏下首说：“可惜民女有救人之心，众人却不信任女子有救人之术。所以，民女便想进太医院，证实给天下人看，女子也可以做大夫！”

刘彻收起脸上的笑容，认真地看着年湘，真是不一般的女子呵！小小年纪敢揭皇榜进宫，又这样的志向抱负，当真不能小瞧了！

“常融，拟旨！”刘彻扬声喊到，“年湘救治太皇太后有功，特封为御医，明日起便进宫当值。”

听见刘彻下了指令，年湘高兴的拜谢：“谢陛下！”

出了宣室殿，又有人来宣了王太后的赏赐，是比较实在的银子，让身无长物的年湘十分受用！年湘又去王太后那里谢了恩，带着赏赐的银子十分高兴地出了宫。



她在皇宫不远处租了处院子，又买了些衣物之类的东西，这一收拾便已经到深夜了。

冬日升起，照在未央宫华丽的宫殿中，更显威严。

在太医院中，太医令李政打量着下首的年轻女子，脑袋一阵眩晕。好好的太医院，竟然来了个女御医，还是皇帝亲赐的，到底该如何安置，真是个难办的问题。

年湘垂首站在李政跟前，身上穿的是她昨晚抽空买的新衣服，虽然面料不是很好，但是比起她昨日进宫的样子，已经要好了许多。她一大早就凭着宫牌来到了太医院，陆续而来的太医们看着她都露出怀疑和探究的眼光，想必都已经听说了她昨日为窦太后诊治的事情了。

李政清咳一声：“年……太医，从今以后你就在太医院当值，太皇太后的病由你负责，你每日记得去请脉，其他时间你就去药书房，整理一下书简吧。”

“是，李大人。”

李政为人还算厚道，并没有看到年湘是女子便故意为难她，只给她指派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活，让她整理书简。其实太医院的书简平日都有杂役公公在打扫，并不需要她亲力亲为，她只需要坐在书库里看看医书就行了。

年湘先是去给太皇太后请脉，见她病情稳定，给她扎了一会银针，就退了出去。出了长乐宫，年湘径直回到书库，翻看着“古老”的医学典籍。

到汉朝来后的新生活总算是走上了正轨，年湘贪婪地享受着在书库中的平静生活，以后的路不知道会是怎样，把握现在才是关键。

本以为这种平静可以多持续一段时间的，可是没想到在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，书库里来了一个小公公，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。

小公公走进来说：“年太医，陛下身体略感不适，请年太医过去看看。”

给刘彻看病一向是太医令的事情，怎么会找到自己？不过口谕在前，年湘也不敢耽搁，只好随着小公公来到了宣室殿。

刘彻半躺在案前翻看着奏折，见年湘进来请安也不让她起来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她。年湘知道刘彻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，只好伏在下面静静等待，不敢随便乱说话。

突然一下，刘彻将奏章重重的拍在桌子上，对年湘喝道：“你真是大胆，连朕也敢骗！”

年湘不明所以，问到：“陛下息怒，请陛下明示！”

“要朕明示？好，朕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江夏郡西陵根本没有年湘这个人！”

原来刘彻派人去查了年湘的身份了，“年湘”这个名字是她来汉朝前的名字，当然找不到这个人了！

“陛下听微臣解释，微臣原名方芳，父母双亡，因受叔父压迫，从家中逃了出来，为了避免他们的寻找，我这才自己改了名字，所以……”

“方芳？”刘彻沉思了一下，半信半疑地说，“若这次再骗朕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年湘赶紧说：“微臣不敢！”

正在年湘松口气的时候，常融慌张地跑进来禀报：“陛下，皇后娘娘进来了，奴婢们都拦不住。”

刘彻脸色一黑，挥手让常融带年湘先下去。

年湘迟疑了片刻，心中有些想见陈阿娇，这一迟疑，陈阿娇已经走了进来，再想走也是来不及了。

她只听身后一声娇喝：“你站住！”

年湘顿时感到头皮发麻，陈阿娇为什么是这样的语气？难道她以为她是刘彻的女人？她可是历史上著名的妒妇，防备刘彻身边的女人跟防备外敌似的，看来只有慢慢消除她的误会了。

想到这里，年湘转身向走近的人拜到：“微臣拜见皇后娘娘！”

年湘略微抬头，看了眼陈阿娇，可只是这一眼，便让年湘愣住了！她的模样，跟年湘在现世的时候一模一样！只不过，这时候的陈阿娇衣着华丽，环佩叮当，多了几分贵气！

陈阿娇瞪了一眼年湘，指着她问刘彻：“你自己说，她是怎么回事？一个卫子夫不够，你又弄来一个野女人，你，你到底想怎样！”

刘彻微怒着说：“阿娇，她是御医，给奶奶治好了病，没有怎么回事。”

陈阿娇不依不饶地说：“御医？说的好听，她是个女人，怎么做御医？我怎么没看见她穿官服？”

刘彻拂袖背过身去，不想理他，陈阿娇跑上前去，揪着他的衣服：“你说，你倒是说啊！”

常融见刘彻脸色已经坏到极至，赶紧上前说：“皇后娘娘，年太医的女

